

法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^{*}

王志强^{**}

摘要：本文回顾法国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历史和概况，从其研究的重点、进路和视角等方面，概述其基本成果和主要特色。法国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积累深厚，重视史料收集和翻译等基础性文献工作，侧重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视角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较高。

关键词：法国汉学 中国法律史 研究方法

法国对中国法律的了解和描述，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来华的17世纪。当时传教士李明对中国制度的描述全面生动。^①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延续了

* 本文的写作，梅凌寒（Frédéric Constant）和赵晶提供诸多文献信息，巩涛（Jérôme Bourgon）和王伟给予帮助，魏丕信（Pierre-Étienne Will）惠赐未刊书稿，谨致谢意。

**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① Louis Le Comte, *Nouveaux Mémoires sur l'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*, tome II (Paris: Jean Anisson, Directeur de l'imprimerie royale, rue de la Harpe, au-dessus de St Cosme, à la Fleur-de-Lis de Florence, 1696), 1-130. 这封致艾斯泰主教（le cardinal d'Estrées）的信中，详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结构、司法、考试、职官、刑罚、市政、交易、婚姻、历法、货币、度量衡、交通、税收和军事等各方面广义的制度性内容。法律方面，则特别描述了审转、讼费和刑罚制度；*id.*, at 40-3, 76-7, 84-9（〔法〕李明著《中国近事报道1687~1692》，郭强等译，大象出版社，2004，第217~254页；据1990年法文重新排印版译出）相关线索，参见田涛、李祝环《接触与碰撞：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第37~41、60~62页；其中还探讨了当时法国传教士金尼阁（Nicholas Trigault）所编利玛窦的札记中对中国法律及其实施状况的描述。

这一传统。^① 孟德斯鸠曾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，按照他的理解，多次提及中国法的状况。^② 19世纪以后，随着大量西方人来华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古典法律制度的形象记述。^③

作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心之一，法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一时称盛。^④ 在中国法律史领域，法国及法语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，^⑤ 虽在规模上不及日、美，但其渊源甚早、积累深厚，而且依托久负盛名的法国汉学传统和深厚的历史学理论，因此仍是治中国法律史学者不可忽略的他山之石。由于语言和相关成果数量等原因，与国内学界较熟悉的日、美有关研究相比，^⑥ 对法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，国内学者了解相对较少。本文从其方法和特点的角度略述其要，以窥一斑。

-
- ① 例如，在《中华帝国全志》中，描述了中国的审级、刑罚等制度，还译介了大量中国历代的官方文书；Jean-Baptiste Du Halde, *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, Historique, Chronologique,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'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*, tome II (Paris: P. - G. Le Mercier, 1735), 22 - 42, 131 - 37, 384 - 611。又如，“Lettre du père contancin au père étienne Souciet,” in *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' Asie, l' Afrique et l' Amérique*, tome III, ed. M. L. Aimé - Martin (Paris: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, 1843), 489 - 95 (〔法〕杜赫德编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：中国回忆录》第3册，朱静译，大象出版社，2001，第189~196页) 这封1725年的信中，描述了雍正时的政治制度、包括死刑复核和秋审等司法制度。
- ② 例如，在探讨罪行相应原则时，他比较了俄罗斯、中国和法国对强盗的刑事处罚，强调了中国制度的合理性；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, *L' esprit des Lois*, tome I (Geneva: Barrillot & fils, 1749), 144 - 45。这一例证和观点，被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照搬，只是其中俄罗斯被诡异地替换成了法国；William Blackstone, *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*, Vol. IV (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769), 18。
- ③ 例如，关于中国法律的专章描述，包括形象的插图，参见 Old Nick [Emile Daurand Forgues], *La Chine Ouvert: Aventures d' un Fan-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* (Paris, H. Fournier, 1845), 207 - 15 (〔法〕老尼克著，奥古斯特·波尔杰插画《开放的中华：一个番鬼在大清国》，钱林森、蔡宏宁译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4，第153~158页)。
- ④ 参见许光华《法国汉学史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09〔法〕戴仁编《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》，耿昇译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0。
- ⑤ 出于论述的方便，本文以“法国”为题，以法国学者为重点，但也涉及个别法国以外法语区的学者及其著述。
- ⑥ 关于日本学者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状况，参见赵晶《近代以来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源流：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视点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12年第2期；陈新宇《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：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》，《政法论丛》2013年第3期；关于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，参见苏亦工《当代美国的中国法研究》，《中外法学》1996年第5期；苏亦工《另一重视角：近代以来英美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研究》，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3年春季号；尤陈俊《“新法律史”如何可能：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08年第6期。

法国学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，秉承了长期以来的法国汉学传统，首重史料的收集和翻译等基础性文献工作。早期关于中国传统制度的著作，如黄伯禄（Pierre Hoang）对中国财产制度的记述中^①收录了大量当时中国有关土地制度的计量方式、政府公文、交易惯例、画押样式以及合同样本，提供了不少当时交易状况和制度的基本素材。早期汉学家沙畹（Édouard Chavannes）对斯坦因等发现的西域古文书的考释，涉及多种牒状和契约等公私法律文书。^②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从敦煌带往法国的敦煌文书中，包含大量法律典章、文书及契约。^③他还根据各种中、日、西文各种文献题录及作者本人的涉猎，对中国法律史的基本文献状况做了较充分的介绍，对清代法制史料收列尤详。^④近年来，魏丕信（Pierre-Étienne Will）编纂的书目踵续了这一传统，显示了法国学者谙熟中国政法史料的深厚功底。^⑤该目录之编纂历时逾二

-
- ① Pierre Hoang, *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été en Chine: avec un Choix d'actes et de Documents Officiels* (12 ed., Zi - ka - wei, Chang - hai, 1920). <http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pt6k5437016t.r=Hoang%2C+Pierre+.langFR>。根据该书序言，应成书于1897年6月。
- ② Édouard Chavannes, "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-Uiliq, Niya and Endere," in M. Aurel Stein, *Ancient Khotan: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* (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07) 521-47.
- ③ 其中的法律典章和文书，参见刘俊文《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，第41~85、105~122、161~164、180~269、301~309、356~403、420~484页；契约之例，可参见沙知录校《敦煌契约文书辑校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8，第4~6、16~17、26~31、44、51~52、64、70~71、77~78、82~85、130~151、156~157、159~160、165~168、177~180、190~195、201~209、211~220、224、227、239、258~259、263~264、270~271、274~277、279、284~291、296~297、303、312~313、315、319~323、327~331、336~338、341~342、346~347、349~352、355~357、360~361、370~371、376、382、387~388、392~394、396~397、400~401、408~409、418~419、422~425、428~429、431~440、446~448、470~474、477~478、489~491、508~513、526~527、537~538、540~542、544~547、551、555~557、559、564~565页。相关目录的中译本，参见（法）伯希和编，陆翔译《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》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七卷第六号，1933，第21~72页；第八卷第1号，第27~87页。较完整的当代集成，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国国家图书馆编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》（第1~34卷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~2005。
- ④ Paul Pelliot, "Notes de bibliographie chinoise. II. Le droit chinois," *Bulletin de l'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* 9 (1909): 123-152.
- ⑤ Pierre-Étienne Will, *Official 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of Imperial China: A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Bibliography* (Leiden, Brill, forthcoming).

十年，世界各国多位学者提供各种信息及不同程度参与，最终文稿经魏氏本人反复校订，将由荷兰博睿（Brill）出版社出版。虽然尚未正式刊行，编者早已将文稿广为传布于同仁以征询意见，同时也已为学界所利用，成为西方学界研习中国法律史的重要和基本工具性资料。编者本人的相关研究，有些即是在收集和分析大量史料基础上的文献探讨。^① 在目前的电子化时代，法国学者的文献收集和整理也同时通过网络进行。2010年起，巩涛（Jérôme Bourgon）主持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项目（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; ANR）“法律视野下的中国地域”（Legalizing Space in China; LSC）项目网站（<http://lsc.chineselegalculture.org>）收录了数量可观的以清代法律史料为主的相关文献 PDF 版本，供所有项目参与者下载使用，其中部分文献可供开放式下载。

基本文献的翻译同样为法国研究者所重视。由于自 19 世纪中叶起，法国开始在越南殖民，而当地的法律实际上是移植明清律例的中国法翻版，^② 因此早期法国研究者对越南律例的法文翻译，被广泛作为中国法研究的参考。其中的经典译本是 Paul-Louis-Félix Philastre 根据越南嘉隆十二年（1813）移植乾隆五年（1740）《大清律例》而制定的《皇越律例》译成。^③ 译者除了翻译律例条文，还根据当时所见各种汉语文献，详细描述了法条的立法背景、中越差别和时人的理解，具有丰富的研究内涵。当时到 19 世纪末，鲍来思（Guy Boulais）将清朝大部分律文和一部分条例译为法语。^④ 这两种法语译本，迄今仍是西方学界广为使用的基本文献。^⑤ 时至今日，法典文本的翻

① 例如，Pierre-Étienne Will, “La réglementation administrative et le code penal mis en tableaux,” *Études Chinoises* 22 (2003): 93–157 (中译本〔法〕魏丕信《在表格形式中的行政法规和刑法典》，张世明等编《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（1644~1911）》，法律出版社，2010，第 39~79 页）；*id.*, “From Archive to Handbook: Anth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he Qing,” Paper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: Exploring the Archives and Rethinking Qing Studies, Taipei, Academia Sinica, 2013.

② 关于明清法律对越南的影响，参见杨鸿烈《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9，第 458~525 页《皇越律例》，（越南）嘉隆十二年（1813）年颁行。

③ *Le Code Annamite* (2nd ed., Paris: Ernest Leroux, 1909);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 年影印。这一译本可能完成于译者《前言》所作的 1875 年。书中扉页标记《皇越律例》的时间作 1812，恐不确。

④ *Manuel du Code Chinois* (Chang-hai: Orphelinat de T'ou-sè-wé, 1923);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年影印。该书的中文标题为《大清律例便览》。http://www.google.fr/url?sa=t&rc=j&q=&esrc=s&source=web&cd=1&ved=0CC4QFjAA&url=http%3A%2F%2Fwww.chineancienne.fr%2Fapp%2Fdownload%2F4969946062%2Fboulais_code.pdf%3Ft%3D1303393969&ei=n51NU7bxDlmsPO3NgIAB&usq=AFQjCNHRQUBipDwaLAdJV1at6kmZJqefjg&bvm=bv.64764171,d.d2k&cad=rja（第一册）。根据译者的《前言》，该书应完成于 1891 年。

⑤ 关于上述两种译本的基本状况和西方中国法律史学界的评价，参见 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, *Law in Imperial China* (Philadelphia: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, 1973), 74–75.

译仍是法国研究者的关注所在。前述巩涛所主持的 LSC 研究项目的内容之一，即是通过组织三至五人的翻译工作坊，以中、西方学者的集中式讨论和电子版交流相结合的模式，逐字逐句研读《大清律例》的部分重要条目，并将其译为英语和法语。其基本工作模式，是先由某位西方学者将法条内容初步译出，经中国学者校读、并经小组讨论，确定关键术语的准确内容和特定译法，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，再由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的学者进行修正润色，最后将电子版上传项目网站，由全体成员参与校读、提出修改意见，最后由主持人定稿。

除法典外，其他有关法制的基本文献，不少在 19 世纪就有了法语译本，如《孝经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朱子家礼》和《礼记》等。^① 此后，白乐日（Étienne Balazs）完成了《隋书·刑法志》和《食货志》的译注；后者中也包括个别与法制相关的内容。^② 据说他生前还完成了对《晋书·刑法志》的法文翻译，^③ 可惜未见刊行。

二

法国学者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另一特点，是较普遍地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，隐含西方关怀和问题意识，但从法学视角的研究和关切相对较为单薄。较早的经典著作——马伯乐（Henri Maspero）和让·艾斯卡拉（Jean Escarra）以“中国制度”为题的著作，实际上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视角描述的中国史著述。^④ 与法律史相关的主题，不少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

① See Le Hiao-king, *Livre Sacre de la Piete Filiale*, trans. Leon de Rosny (Paris: Maisonneuve, 1889); *I-li: Cérémonial de la Chine Antique*, trans. Charles de Harlez (Paris: Jean Maisonneuve, 1890); *Kia-li: Livre des Rites Domestiques Chinois de Tchou-hi*, trans. Charles de Harlez (Paris: Ernest Leroux, 1889); *Li Ki ou Mémoires sur les Bienséances et les Cérémonies*, trans. Séraphin Couvreur (Ho Kien Fou: Mission Catholique, 1899) .

② Étienne Balazs, *Le Traité Juridique du Souei-chou* (Leiden: E. J Brill, 1954); *id.*, “Études sur la Société et l’Économie de la Chine Médiévale. I. Le Traité Économique du ‘Souei-Chou,’” *T’oung Pao* 42, No. 3/4 (1953): 296–300.

③ 参见〔法〕戴密微著《法国的经济史汉学家白乐日》，耿昇译，〔法〕戴仁编《法国中国的历史与现状》，第 302 页。

④ Henri Maspero and Jean Escarra, *L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* (Paris: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52) . 类似的著作，例如 Henri Maspero and Étienne Balazs, *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: des Origines au XIIe Siècle après J. - C.* , ed. Paul Demiéville (Paris: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67) 。

派生，如早期黄伯禄对中国婚姻制度的描述、^① 马伯乐对中国古代封建制和土地制度及相关概念的研究、^② 谢和耐（Jacques Gernet）关于敦煌契约的经典成果、^③ 董丕（Éric Trombert）对敦煌借贷关系的研究、^④ Françoise Lauwaert 对收养制度的探讨和对家庭内杀人行为的社会史探讨，^⑤ 以及陆康（Luca Gabbiani）对基层政府和日常社会管理的研究等。^⑥ 还有从其他角度探析法律史问题的研究，如蒲依莲利用中日文献对中国早期留日法科学生及其在日本学习

-
- ① Pierre Hoang, *Le Mariage Chinois au Point de Vue Légal* (Chang-hai: Orphelinat de T'ou-sè-wé, 1898). 作者的引注过于简略，当代学者尝试略予补充，并提供电子版：http://classiques.uqac.ca/classiques/hoang_pierre/mariage_chinois_pt_vue_legal/hoang_mariage.pdf。
- ② Henri Maspero, “Le Régime féodal et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a Chine antique,” *Revue de l'Institut de Sociologie* 16, No. 1 (1936); “Les régimes fonciers en Chine: des origines aux temps modernes,” *Recueil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* 2 (1937): 265–314; “Les termes désignant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en Chine,” *Recueil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*, 3 (1938): 287–301; collected in *id.*, *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'Histoire de la Chine* (Paris: Musée Guimet, 1950), 109–208.
- ③ Jacques Gernet, “La vente en Chine d'après les contrats de Touen-houang (IXe-Xe siècles),” *T'oung Pao*, 45, No. 4/5 (1957): 295–391; *id.*, “Location de chameaux pour des voyages, à Touen-houang,” in *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. Paul Demiéville*, tome I (Paris: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66), 41–51 (中译本〔法〕谢和耐《敦煌卖契与专卖制度》、《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》，谢和耐等编《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》，耿昇译，中华书局，1993，第1~76、96~104页；又收入郑炳林编《法国敦煌学精粹》第1册，耿昇译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11，第3~68、137~143页)。
- ④ Éric Trombert, “Prêteurs et Emprunteurs de Dunhuang au Xe Siècle,” *T'oung Pao*, 80, No. 4/5 (1994): 298–356 (中译本〔法〕董丕著《10世纪敦煌的借贷人》，耿昇译，载郑炳林编《法国敦煌学精粹》第1册，第69~132页)；*id.*, *Crédit à Dunhuang: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* (Paris: Collège de France,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95) (中译本〔法〕董丕著《敦煌的借贷：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》，余欣、陈建伟译，中华书局，2003)。
- ⑤ Françoise Lauwaert, “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'adoption dans le droit traditionnel chinois,” *Revue des Pays de l'Est* (1987): 53–64; *id.*, *Recevoir, Conserver, Transmettre: L'adoption dans l'Histoire de la Famille Chinoise, Aspects Religieux, Sociaux et Juridiques* (Bruxelles: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91); *id.*, *Le Meurtre en Famille: Parricide et Infanticide en Chine, XVIIIe-XIXe Siècle* (Paris: O. Jacob, 1999)。
- ⑥ Luca Gabbiani, “The Redemption of the Rascals’: The Xinzheng Re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us of Lower-Level Central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,” *Modern Asian Studies* 37 (2003): 799–829 (中译本〔法〕陆康《“流氓的补偿”：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演变》，载张世明等编《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（1644~1911）》，第372~399页)；*id.*, *Pékin à L'ombre du Mandat Céleste: Vie Quotidienne et Gouvernement Urbain sous la Dynastie Qing, 1644–1911* (Paris: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, 2011)。

状况的研究。^① 以法律问题本身为主题的中国学研究，早期学者基本立足于文献分析和考据，如马伯乐利用金文和其他传世文献对诉讼中盟、誓概念的研究。^② 当代法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中，不少作品也是从社会和文化史角度进行分析。例如，长期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巩涛，分析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推理方式、王明德对“读律八字”的解释方式，以及《易经》“中孚”卦的疏解，阐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因循前例、取像类比的特点；^③ 他以张斐《注律表》为中心，结合《易经》思想及《系辞》的相关内容，分析了时人的《易经》理论对当时立法技术的影响。^④ 他对酷刑的研究也体现出类似特色。在与卜正民（Timothy Brook）等合作撰写的关于凌迟研究的英文著作出版稍早，^⑤ 他出版了同一主题的法文著作。^⑥ 后者以大众化读本的形式出现，简化了学术论著中的注释，并借助现代传媒技术，通过所附光盘和提供的网站信息，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作者研究中所利用的早期照片、明信片、文学作品插图，以及清代后期采用西洋风格绘制、反映中国社会风情的通草画。作者利用其对各时代西方文献的把握能力，在书中第二部分回顾和反思了对中国酷刑的西方式描述和观念，其接触比较的方法与英文版的合作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。^⑦ 又如，程艾

-
- ① Lilian Pudles, “La formation juridique des étudiants chinois au Japon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,” *éducation et Instruction en Chine*, tome II, *Les Formations Spécialisées*, eds. Christine Nguyễn Trí and Catherine Despeux (Paris & Louvain: Peeters, 2002), 175–206 (中译文〔法〕浦依莲著《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法政教育》，许苗杰译，载《法国汉学》第8辑“教育史专号”，中华书局，2003，第250–284页)。
- ② Henri Maspero, “Le serment dans la procédure judiciaire de la Chine antique,” *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* 3 (1934–1935): 257–315.
- ③ Jérôme Bourgon, “Les vertus juridiques de l'exemple: nature et fonction de la mise en exemple dans le droit de la Chine impériale,” *Extrême-Orient, Extrême-Occident (La Valeur de l'Exemple: Perspectives Chinoises)* 19 (1997): 7–44.
- ④ *Id.*, “Le rôle des schémas divinatoires dans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chinois: à propos du commentaire du code des Jin par Zhang Fei,” *Extrême-Orient, Extrême-Occident (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 en Chine Ancienne)* 21 (1999): 131–45.
- ⑤ Timothy Brook, Jérôme Bourgon, and Gregory Blue, *Death by A Thousand Cuts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8) (中译本〔加〕卜正民等著《杀千刀: 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》，张光润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13)。
- ⑥ Jérôme Bourgon, *Supplices Chinois* (Bruxelles: La Maison d' à côté, 2007)。该书封面的中文题签是《最后的凌迟》。
- ⑦ 作者关于凌迟和酷刑的其他著述，还有: Jérôme Bourgon, “Abolishing ‘Cruel Punishments’: A Re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Roots and long Term Efficiency of the *Xinzheng* Legal Reforms,” *Modern Asian Studies* 37 (2003): 851–62; *id.*, “Chinese Executions Visualizing Their Differences with European Supplices,” *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* 2 (2003): 153–184; *id.*, “Le dernier lingchi 凌遲: faits, représentations, événement,” *Études Chinoises*, 25, No. 2 (2006): 113–71。

兰 (Anne Cheng) 关于汉代复仇问题上礼法分歧的研究,也属于从思想史角度切入法制史的传统论题。^①瑞士日内瓦大学张宁关于死刑制度的研究则以明代为中心,从宗教祭祀、家族制度和国家权力等角度,探讨传统中国死罪、死刑及其行刑的社会意义。^②陆康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研究,主要强调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对相关规则和法律实践的影响。^③

以法学问题为关怀的中国法律史研讨,曾全面展现于20世纪前期法学家艾斯卡拉的经典著作中。^④作为法语世界研究现代中国法的先行者和1920年代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,作者特别重视历史上的中国法律制度和思想,“基本概念”(第7~30页)、“中国法律精神”(第69~84页)等章节,对中国法的相关探讨都基于历史文献和传统精神。在立法制度、司法组织、法律教育和科学等部分,也都用了不少篇幅追述相关制度和状况的历史。当代研究中,谢和耐曾以《唐律》为中心、以西方观念为参照,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法律责任观念。^⑤巩涛的习惯法研究对法学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。他以法国等西方传统中的法律与习惯的关系为参照系,强调中国民间习惯与国

① Anne Cheng, “Filial Piety with a Vengeance: The Tension between Rites and Law in the Han,” in *Filial Piety in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*, eds. Alan K. L. Chan & Sor-hoon Tan (London & New York: RoutledgeCurzon, 2004), 29-43.

② Zhang Ning, “Corps et peine capitale dans la Chine imperial: Les dimensions judiciaires et rituelles sous les Ming,” *T’oung Pao* 94 (2008): 246-305.

③ Luca Gabbiani, “Pour en finir avec la barbarie: Folie et parricide en Chine à la fin de l’ère impériale (XVIIIe-XXe siècles),” *T’oung Pao* 95, No. 4-5 (2009): 334-92; *id.*, “Insanity and Parr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(Eighteenth-twentieth centuries),”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10, No. 2 (2013): 115-41 (〔法〕陆康著《清代法律文献视野中的精神病与杀父母》,郭瑞卿译,载徐世虹主编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》第7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3,第433~454页;另一中译本为孙家红译《18-20世纪帝制中国晚期的因疯杀害尊亲属罪》,《法国汉学》第16辑,中华书局,2014(即出)。二者内容略有差别)。

④ Jean Escarra, *Le Droit Chinois: Conception et évolution, Institutions Législatives et Judiciaires, Science et Enseignement* (Pékin: Éditions H. Vetch; Paris: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, 1936) (English version: *Id., Chinese Law: Conception and Evolution,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Institutions, Science and Teaching*, trans. Gertrude R. Browne (Cambridge: Harvard Law School, 1961).

⑤ Jacques Gernet, “A propos de la notion de responsabilité dans l’ancien droit chinois,” in *Il diritto in Cina*, dir. Lionello Lanciotti (Florence: Olschki, 1978), 127-137; collected in Jacques Gernet, *L’ intelligence de la Chine: le Social et le Mental* (Paris, Gallimard, 1994), 70-79 (〔法〕谢和耐《论责任观》,载氏著《中国人的智慧》,何高济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,第35~41页)。

家立法的相对疏离，以及在二者转换过程中官僚统治机制的决定性作用。^①梅凌寒（Frédéric Constant）以西方为参照，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调解和“仲裁”的状况及其性质，法学的问题意识较显著。^②但总体而言，此类成果数量相对有限。

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的这种特点，一方面与较为保守的法国法律史学界轻视中国法密切相关。他们一度否认中国历史上有法律可言，至少认为中国法律史缺乏研究价值，因此曾拒绝接纳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者作为法律史学会成员。这使法学家对中国法律史很少关注。尽管这种认识目前已有所改变，但毕竟积习已深，难以遽变。目前，在法国治中国法律史的学者中，隶属法科者，恐怕仅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的梅凌寒博士。^③另一方面，法国汉学研究源远流长，在西方学界独树一帜，社会、经济和文化史分析为中国学研究者所关注和擅长。《通报》（*Toung Pao*）、《中国研究》（*études Chinoises*）等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界久负盛名的学术期刊，更成为中国法律史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在法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出现上述现象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三

法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，具有较强的国际性。由于法国汉学的悠久传统、法国与国际学界的密切联系，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国学者通常都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，不仅通晓汉语，而且能够运用日语和英语文献，特别是多能较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写作，有利于其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研究动态，便捷地与国际同行进行联络和交流，并有效地组织国际合作研究团队。例如，巩涛的相关长篇评论性论文，通过评述美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

① See, e.g., Jérôme Bourgon, “La coutume et le droit en Chine a la Fin de l’empire,” 54 *Annales. Histoire, Sciences Sociales* 54 (1999): 1073–107; *id.*, “Le droit coutumier comme phénomène d’acculturation Bureaucratique au Japon et en Chine,” *Extrême-Orient, Extrême-Occident (La Coutume et la Norme en Chine et au Japon)* 23 (2001): 125–43; *id.*, “Uncivil Dialogue: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,” *Late Imperial China* 23 (2002): 50–90 [法] 巩涛著《地毯上的图按：试论清代法律文化中的“习惯”与“契约”》，黄世杰译，载邱澎生、陈熙远编《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》，中研院、联经出版公司，2009，第215～253页。

② Frédéric Constant, “L’arbitrage en Chine, des Ming (1368–1644) jusqu’à nos jours,” *Revue de l’Arbitrage: Bulletin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l’Arbitrage* 1 (2013): 3–55.

③ 此承梅凌寒博士惠告。

近论著和译著，表述了作者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野和对主要问题的关切及理解。^① 用英语进行专业学术发言和讨论，对当代研习中国法律史的法国学者而言，基本都没有障碍。魏丕信、巩涛、陆康等法国学者，都常以英语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。前述巩涛主持的 LSC 研究项目，汇集了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瑞士等多国中青年学者，以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，具有较广泛的国际性。此外，有些学者还具有特殊的小语种运用能力，如 Jacques Legrand、鄂法兰（Françoise Aubin）、梅凌寒等元代法或蒙古法学者都能够运用蒙文进行相关研究。^②

除法国学者外，还有不少曾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其他国家学子，不乏个别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学有建树者。这既体现了法国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，也进一步加强了其国际化程度。20 世纪 30 年代的 Paul Ratchnevski 即其一例。作为俄罗斯裔的法国留学生，他师从汉学大家伯希和。其翻译和研究《元史·刑法志》的博士论文及其后续著译，已成为西方

① Jérôme Bourgon, “De quelques tendances récentes de la sinologie juridique américaine,” *T'oung Pao* 84, No. 4/5 (1998): 380-414; *id.*, “Coutumes, pratiques et droit en Chine: Quelques remarques sur des termes couramment employés dans des ouvrages récents,” *Études Chinoises* 22 (2003): 243-82. 其他较简短的书评更多，例如，*id.*, “Book Review on *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: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* (by Melissa Macauley),”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61 (2001): 183-198; *id.*, “Book Review on *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: Crime, Conflict, and Judgment* (eds. Robert E. Hegel and Katherine Carlitz),” *T'oung Pao*, 94, No. 4 (2008): 405-14; Luca Gabbiani, “Book Review on *Thinking with Cases: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* (eds. Charlotte Furth, Judith T. Zeitlin and Ping-Chen Hsiung),” *The China Quarterly* 192 (2007): 1044-46.

② See, e. g., Jacques Legrand, *L'administration dans la Domination Sino-Mandchoue en Mongolie Qalq-a: Version Mongole du Lifan Yuan Zeli* (Paris: Collège de France,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76). 鄂法兰 (Françoise Aubin) 曾为 Paul Ratchnevski 的元代刑法经典译注编制索引; Paul Ratchnevsky et Françoise Aubin, *Un Code des Yuan*, tome III, Index (Paris,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77). 梅凌寒相关蒙古法的研究，如 Frédéric Constant, “Questions autour du pluralism juridique sous la dynastie des Qing à travers l'exemple mongol,” *Études Chinoises*, 26 (2007): 245-55; 康斯坦 (Frédéric Constan): 《从蒙古法看清代法律多元性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08 年第 4 期，第 127~143 页；收入张世明等编《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（1644~1911）》，第 423~460 页（“导言”部分有增补）；*id.*, “Le droit Ouïghour sous la domination sino-mandchoue (1759-1864),” *Droit et Culture* 53 (2008): 85-100; *id.*, “Le territoire mongol sous les Qing,” *Bulletin de l'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* 97 (2013): 55-89; *id.*, *Le Droit Mongol sous les Qing (1644-1911)* (Paris: Collège de France,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forthcoming)。

学界研习元代法律的重要参考文献。^① 同时代的中国留学生胡养蒙在巴黎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，从哲学和法学角度探究名、分的概念，主要利用先秦诸子文献，从社会等级等礼制视角对名分问题进行了制度和思想史的解读，是该问题研究的早期成果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一定关注。^② 当然，在 20 世纪前期，虽然有数量可观的中国留学生前往法国研读法科，^③ 并以中国法律史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，^④ 但据笔者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对其中部分论文的阅读经验，按照目前的学术标准，从论文的创意和学术价值而言，绝大多数论文都乏善可陈，即使在当时学界也鲜有影响。目前，基于前述法国法学界和汉学界对中国法律史地位的不同态度，在法国研习这一学科、攻读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数量很少，几乎都师从中国学研究的导师，分布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（*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*）、里昂东亚学院（*Institut d'Asie Orientale*）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学研究机构。

结 语

作为中国学研究之分支，法国的中国法律史学秉承百余年以来的传统，因循小规模精品风格，其研究团队和成果在国际学界得到相当认可。中国

-
- ① Paul Ratchnevski, *Un Code des Yuan* (thèse principale pour le doctorat ès lettres présentée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'Université de Paris) (Paris: E. Leroux, 1937). 后来续为四卷本: tome II and III (Paris: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72, 1977), tome IV (Paris: Collège de France,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85). 关于 Paul Ratchnevski 的个人背景, 参见 (法) 鄂法兰著《法国的蒙古学研究》, 耿昇译, 载《蒙古学信息》1998 年第 1 期, 第 28 页。其中将该著作题名译为《元典章》, 鉴于此书名另有专指, 易于混淆; 考虑到《元史·刑法志》源自《大元通制》这一背景, 不如径作“《一部元代的法律典籍》”, 或“《元通制》”。
- ② Hu Yan Mung, *étude Philosophique et Juridique de la Conception de “Ming” et de “Fen” dans le Droit Chinois* (Paris: Domat-Montchrestien, F. Loviton, 1932). 该书由 1920 年代曾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的巴黎大学法学教授艾斯卡拉 (Jean Escarra) 作序, 收入“法律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”丛书; 李约瑟《中国科技史》第 2 卷曾引用; Joseph Needham, *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*, vol. 2, “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”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. Press, 1956), 633。
- ③ 参见王伟《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》,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, 第 194~278 页。留法的法科学生中, 冯承钧于 1911 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士学位后, 转入法兰西学院从事文史研究 (参见邹振环《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》, 《学术月刊》1996 年第 4 期, 第 49 页), 曾撰写教科书《中国法制史》(1923-1924 年版; 无出版者; 很可能完成于当时在北大兼任教职期间), 在当时留法学生中, 是一位兼治史学和法学而卓有成就的学者。
- ④ 其博士论文的标题, 参见同上。这些论文, 通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。目录查询: [http://catalogue.bnf.fr/servlet/AccueilConnecte? erreur = 0&nerreur = 98&host = catalogue](http://catalogue.bnf.fr/servlet/AccueilConnecte?erreur=0&nerreur=98&host=catalogue)。

治法史者，既可从其研究成果中直接获得关于中国传统法的智识，也不难体察研习异国法史的各种局限，以及克服局限的各种努力。

同时，中国学者亦不乏潜在的优势。中国法史学者不少法、史兼修，有较强烈的法学关怀和问题意识，在近年来对法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反思背景下，有望克服西方学者的某些学科性局限和偏见，更深刻地从法学视角思考中国问题，并对在中国语境下建构法学的中国理论做出原创性的贡献。另外，对中国的外国法研究者而言，由于电子化技术的发展和学界参与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，获得基本文献已较为便捷，外语交流也不再被视为畏途。如能尊重学术规律、借鉴法国学者重视研习基本文献的传统，潜心积累、薪火相传，中国学者对异国法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，也应该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